

乡土黔北

文/夏元佐

朝天街



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协办

大路朝天,一人半边:朝天街也许就是这样的街吧。街道不长,口气不小。

朝天街与梧桐街、杨柳街齐名,是有点来历的。据郑珍《遵义府志》记载,郡城街坊有七党二十坊,朝天街的前身即南党的朝天坊。赵恺《续遵义府志》记有:光绪十二年(1886年),“寄籍总兵”何行保在南门内朝天街捐建味经书院。

从“南党”到“南门”,朝天街地处郡城之南。古人以坐北朝南为尊位,取名“朝天”,有点自我炫耀。朝天街其实不大,西端的味经书院紧靠文化街(官井路),东边通往水峒街,捞沙巷,北边连接马草街(协台坝),南边抬头一望是红花岗,由磨刀溪、西门沟汇成的小溪——南门河沟绕朝天街东流,经水岷入湘江。

细流无声,由西向东,南门河沟描画出朝天街的地理方位;诗书有意,弦歌雅唱,味经书院增添了朝天街的文化含藏。

咸同年间,战乱频发,郡城之外,湘川、培英书院皆被兵火所焚,城内的启秀书院年久失修,屋宇颓坏。何行保捐修味经书院,并捐田产作为教师的薪俸和学生的杂用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建成的龙坑场石牌坊,就是表彰何行保捐资办学的“乐善好施”。味经书院是继湘川、培英、启秀三大书院之后的四大书院,培育人才不少,最有名的是杨兆麟(1871—1919)。

杨兆麟,字次典,光绪癸卯(1903年)科以一甲第三赐进士及第,授翰林院编修,人称“杨探花”,他家居的味经书院悬匾“探花第”。1906年杨兆麟奉派留学日本,第二年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,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,回国后任浙江嘉兴知府,民国期间,当选非常国会议员。杨兆麟既是二品顶戴的高官,也是遵义乃至贵州的一代文化名人。他创修《续遵义府志》,纂修袁公祠,著有《守拙斋集》。

说来朝天街,也就是一条长长的巷子,遵义人叫“背街”,既无车马喧闹,也无客商往来,瓦舍连着茅屋,低檐接着矮墙,深宅大院的确不多。春雨绵绵,屋瓦生烟,石板路上坑坑洼洼,雾气蒙蒙。至于夏季来临,月明星稀,南门河沟蛙声一片,偶有三五点灯火闪烁,当当的几声更锣引来汪汪的犬吠,远处的桑园早已荒废,朝天街寂静得有如郊外的田野。

人不可貌相,街道也不可以热闹衡量,朝天街毕竟出过杨探花这样名声赫赫的人物。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莫非是对千年前本家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情有独钟,以“仙”以“龙”自况,抑或是嫌“朝天”过于张扬,有点市井的俗气,隐居这里的高人刘天经按捺不住心头的怨愤,在毗邻捞沙巷口的土墙上齐刷刷地书写“仙龙巷”三个大字。说来也神,仙龙巷就这么叫响了,还正儿八经地编了门牌号码。

竺可桢日记:1944年8月10日,三点至

仙龙巷一号浙江同乡会开小学董事会。1941年夏天,国立浙江大学、浙江同乡会,就在仙龙巷一号的王家院子,共同创办了浙江小学,校长由浙大校长竺可桢兼任,经常到校指导教学的是浙大师范学院的王尚、黄翼两教授。王尚(1900—1995),字欲为,江西余江人,哥伦比亚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,著名教育家。黄翼(1903—1944),字羽仪,耶鲁大学哲学博士,著名心理学家。直到1946年,浙大东归杭州,浙江小学才随之停办。一个小巷里,竟然有过这样高级别的小学,真无愧刘天经命名的仙龙巷啊!

刘天经是何等人物呢?功名仅为岁贡,难怪其“探花”的项背,但一生“筋绊”不少,轶事反倒比探花多了许多。

刘天经(约1875—1948),字纬生,遵义著名书法家,以榜书匾额名噪一时。此公腹有才学,眼界甚高,曾自撰自书对联:“商务国中第一,我书天下无双”向上海商务印书馆投寄,但怪僻孤傲,愤世嫉俗,凭一手好字打发日子,将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宣泄于笔端。他藐视权贵豪强,用“出将之门”的题字取笑本城将军是卖酱油出身;也作弄商家老板,给“荣隆斋”题写招牌后,隔三差五称糖买饼不付费开钱……为此引出不少“筋绊”,得个“刘筋绊”的外号。“筋绊”是遵义方言,有故意与人纠缠,扯皮生事等含意。

刘筋绊家住朝天街挨老城体育场旁边,独门独户,三合头小院:门内林木扶疏,晚风习习,竹梢摇曳月影;院外土垣圈围,衰草凄凄,墙头散漫书香。刘氏自题一副对联贴于门上,上联“一路疏篱,频闻过客夸清雅”,下联“几根傲骨,偶惹乡人说短长”;透露主人清高孤傲的个性,算一副活脱脱的自画像。横批“书天草堂”,隐含生不逢时,怀才不遇的忧怨。

遵义老城体育场兴建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,平整马草街南端的旧桑园,紧靠南门河沟坎上的朝天街,由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支持赞助,于第二年竣工,并举行“梦龄杯”赛。1942年10月15日,在体育场举行遵义县第一届运动会,几千人参加,盛况空前,竺可桢校长担任名誉会长,舒鸿教授担任总裁判长。

体育场的兴建,为体育活动提供了宽阔的公共场所,丰富了遵义人的文体生活,仙龙巷也增添了热闹的气氛。“书天草堂”的清静却被彻底搅乱。体育场下端有个篮球场,正靠着刘天经的小院,青年男女到球场练球、比赛,十个八个,嘻嘻哈哈,时有篮球蹦到刘先生的房上,砰砰砰砰,打得屋响瓦跳,刘先生又吵又闹,多次找主管体育场的遵义县民众教育馆理论。民教馆也知理亏,只得在球场边的矮墙上用细竹竿编起防护网,篮球倒是没有跳到房上,但篮球的碰撞声,球员的呼喊声岂能阻拦。他吵也不是,吼也不是,“筋绊”先生也遇到了自己难缠的“筋绊”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,抱着一个篮球,满场疯追疯打,简直有伤风化,他费心费神写了一首“男男女女喜抛球”的打油诗,费气费力贴到篮板的柱子上。以为讽刺几句,就能让球场的喧闹消停。时代发展,风气已开,“不风流处也风流”,一首打油诗哪能阻挡年轻男女的青春呼喊……

历史的发展瞬息万变,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,仅仅几十年的光景,老城改造,高楼林立。改明沟为暗沟,变陋巷为通衢,南门河沟消失了……晚风吹落夕阳,在碧云路的车水马龙中,朝天街、仙龙巷哪里还有了点影子!



《崇山峻岭中的动车》 老肖/摄

人物春秋

文/冯修礼

戴绍康的故事(下)

戴老师善于广交朋友,无论何时,只要他有空,他身边就有一大群朋友,或喝酒聊天谈创作的苦闷枯燥与文章发表后的快乐,或喝茶品茶聊怎样扶持新人写作。夜深人静后又伏案工作,或构思创作新的故事小说,或修改文学爱好者请他指教的作品。无论是谁请教于他,他都会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一一回复,他是文学上的著名作家,生活中的平凡之人。我就是在戴老师的影响下,入了写作的门。

1985年我从乡下调到务川县司法局工作,对写作产生了兴趣,我想起我在丰乐任乡长时,有一次下乡检查森林防火工作,看到丰乐场背后塘村那片封山育林的松树郁郁葱葱,我就编了一个寡公子山鬼守护山林,和一个寡妇进山弄柴产生的爱情故事,赞扬护林员爱林护林。脱稿后,我拿着这篇3万字的中篇小说《山里人家》去城关完校长办公室请教戴老师,戴老师将我的手稿接过放在办公桌上,让我3天后再来找他。3天后我如约去找他,他将《山里人家》手稿还给我,说:“修礼老弟,我把你的手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,又仔细地修改了一遍。首先,你的创作热情很高,而且,你的小说主题鲜明,构思的爱情故事也符合护林主题。但是,故事情节稍显平淡,文章有点平铺直叙,没有达到故事情节要感染人,文章要吸引人的效果。其次,建议初学写作时,最好是写短篇,将你身边发生的印象深刻的人和事,改头换面,加以提炼,从你心中流出来,就是一篇好的小说。”戴老师的一席话,让我茅塞顿开,豁然开朗,谢谢戴老师的指教和点拨。我手捧着戴老师用红笔一篇一篇地勾划修改的手稿,回家后将《山里人家》手稿珍藏起来,一直保存到现在。虽然我没有将手稿修改后投送文学刊物,但那本《山里人家》手稿有我初次创作和戴老师修改点评的心血,值得我珍藏。

1986年4月,我和当时主持司法局工作的副局长吴霞一起到镇南乡普法。吴局长下村寨召开会议,宣讲婚姻法。一对准备结婚的近亲男女,听了吴局长宣讲的近亲不能结婚的法律后,依依不舍地解除了婚约。于是,我将这一真实的故事加以艺术提炼,巧妙构思那依依相偎又必须分手的场景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,一个晚上,我写出了不知叫什么体裁的短篇故事《山乡的夜晚》。我给戴老师看,他一口气看完后,高兴地给我讲,小冯,这就对了。这篇是宣传法律的小说,务川还没得文学刊物,你寄给《遵义文学》主编司马赤,他就是务川调上去的作家梁文珊,他一定有办法。于是我邮寄给《遵义文学》杂志社编辑部,司马赤用毛笔小楷字及时回信,建议投送法制方面的报纸,于是我投寄贵州省的《法制生活报》,不到半

个月,我写的小说《山乡的夜晚》在《法制生活报》文艺副刊发表了。这就是在戴老师的指导下,我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,若没有戴老师的悉心指导,就没有我的文学之路。

戴老师不仅是著名的作家,而且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男人好丈夫。他从事教育、党政工作几十年,低调做人,踏实做事,一生廉洁,两袖清风。他和爱人相濡以沫几十年。2001年,邹习霞老师病了,他天天陪伴着吃药打针,并操持好家务,邹老师病倒卧床不起了,他时时不离左右,亲自喂水喂饭,后来连饭都吞不下去了,戴老师就亲自将食管插入邹老师胃里,每天定时将亲手做的果汁等补品打进胃里去。邹老师病倒六年多的时间,戴老师倾其丈夫之爱,尽其丈夫所职,天天陪伴侍。2007年,邹老师面带笑容地睡着了,永远地睡着了。戴老师却累倒了,生病了,但是,戴老师有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,他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坚强地站起来了。他坚持天天看电视,看书,筹划着他的长篇小说《白螳螂》的结尾。七十多岁仍天天走出家门锻炼身体,享受大自然的恩惠,沐浴在美丽的自然风光里。

2016年8月,我去看望戴老师,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,第一句话就是,冯修礼,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吧。你在《洪渡河》上发表的小说《盐巴客》我都看完了,写得好。戴老师头脑清醒,语言表达简明扼要,红光满面。我衷心地为戴老师的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。

我告诉戴老师,除了登门看望之外,还想采访一下他,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、传承下去。戴老师是著名的作家,值得人们学习,戴老师光明磊落的人品值得人们敬重。得知我的来意后,戴老师打开了话匣子,从他的父辈谈到他的一生。比如他童年读书时,老师讲的他铭记于心,书本上的知识过目不忘,他从不做家庭作业,考试却总是红五分。

我与戴老师的交谈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,从中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,我选择性地在此文章中进行了部分介绍。我们不知不觉地聊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用手机照了相,合照留念。我与戴老师握手道别,走出了县城菠萝山下半山腰的“戴二”楼房,几朵白云在天空缓缓飘动,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。

这就是我所知道戴绍康老师。最后,我引用务川自治县政协副主席、仡佬族著名诗人司马玉琴对戴老师的评价来作结尾:

戴绍康是仡佬族最重要的作家,是贵州省最重要的作家,是这个时代一位名副其实的作家。

地名故事

文/黄明仲

古县今镇洋川

洋川为绥阳县城所在地,既是镇名,也是地名。据《遵义府志·建置》:“唐高祖武德二年(按:公元619年),以信安、义泉置义州,并置都牟、洋川二县隶之。”洋川之名始于此。后洋川县隶属于夷州,之后隶属于播州。作为县名,一直延续至宋朝再设绥阳县止,存续500余年。当今绥阳县的旺草镇和正安县的土坪镇皆是唐代洋川县属地。

明万历二十九年又设置绥阳县,洋川属金筑里。民国4年(1915年)改里为区,为金一区。民国21年(1932年)始设洋川镇。解放后,相继设置过洋川区、洋川人民公社、洋川镇

等,均为县治所在地。1992年撤区建镇并乡后,设立洋川镇。现洋川镇辖14个村级行政区。

境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绥阳石房子,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(1814年),为全石材仿穿斗木结构式建筑,被誉为“中国一绝”。还有明清时期被誉为绥阳“外八景”之一的神仙洞风景区,雅号“碧霄古洞”。洞口钟乳石幔如巨大的屏幕,洞底有上千平方米的大厅,中有暗河穿流。与神仙洞相连的,还有二洞三洞。两洞之内,亦有各种形态的钟乳石。